

巳癸

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謂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

梁天監十二年

魏以崔光為太子少傅

魏主幸東宮。以崔光為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許。太子南面再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謝而出。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之知。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從之。

未乙

梁天監十四年

魏主恪殂。太子詡立

魏世宗殂。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詹事王顯。庶子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

侯剛于忠崔光。光使置貴嬪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於是悉召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光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世宗在位十七年。年三十五歲。魏侍中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

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至是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以魏主幼。未

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授之。王顯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密謀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高猛同為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王。而中外悅服。

### 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還。入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邢豹等數人於省下。引入搃殺。

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為尼。魏冀州沙門作亂。討平之。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作亂。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為事。詔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胡氏寅曰。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詡之時為盛也。法慶之事。亦可懲矣。而崇奉益甚。民力殫屈。禮俗頹敗。而國隨以亡。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及為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冤憤。

魏太后胡氏稱制。

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

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胡氏寅曰。魏室衰敗。正坐胡后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雍與澄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已。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熟議。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然則

非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

魏奪常山公于忠。博平公崔光爵。以高陽王雍為太師。錄尚書事。

初。魏于忠用事。自謂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已賞。太傅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崔光博平縣公。至是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制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奉迎侍衛。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請皆追奪。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

門伏聽司敗。太后不問。尋以雍為太師領司州牧。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同釐庶政。

丙申

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元年

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宜加顯戮。自世宗晏駕以後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擅相拜授者並宜追奪。太后曰忠已特原餘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

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搃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

魏詔議邊鎮選舉法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

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  
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己富。羸弱  
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買往還窮  
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  
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  
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  
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  
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  
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  
陵。如澄所慮。

### 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又作石窟寺。皆極土木之美。為  
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高十丈。塔廟之盛。未之有  
也。李崇上表曰。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脩。太  
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  
刑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  
功。分石窟鑄琢之勞。因農之隙。脩此數條。使國容  
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任城王澄  
奏曰。昔高祖遷都城內。置寺。僧尼各一而已。往者  
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則知太和之

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况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國典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準此。詔從之。胡氏寅曰。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費。遂至力屈。羣盜如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為

龜鑑乎

梁天監十年  
魏熙平二年

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殺雜。世宗又鑄五銖。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貨不通。任城王澄言。錢之為用。貫緡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乞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鷄眼鑲鑿。及盜鑄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魏攷勳籍

魏人多竊冒軍功。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得竊階

酉丁

者三百餘人。乃奏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句。音勾稽考也。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勲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從之。

### 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誼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麩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梁天監十七年魏神龜元年

###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曰。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近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未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為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撤僧寺不急之華。還百官久折食列切也。之秩。祿也。則節用愛人。四海俱賴矣。尋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陞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梁天監十八年  
魏神龜二年

梁以袁昂為尚書令。王暕、徐勉為僕射。  
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遂至其第，曳彝捶辱，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歐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

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議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高湖奔魏，其子謚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竒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蔡儁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臣等謹按國家之治亂，由紀綱之存亡。宿衛焚

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則紀綱紊矣。此魏國者。知其將亂也。然當是時。魏主方好遊騁。月僅一視朝。則其亂亡之兆。豈待張彞之死而後見乎。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為尚書。亮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

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銓衡。宜湏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琰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魏復減百官祿

魏累世疆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太后嘗幸絹藏。命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崔光止取兩匹。衆皆愧之。時宗戚權倖。競為豪侈。世宗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太后復建寺不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

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曰。蕭衍常畜窺覷之志。宜及國家疆盛。早圖混壹。比年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

魏中尉元匡免。復以為平州刺史。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為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廷尉處以死刑。詔削官爵。而以侯剛代之。郎中辛雄奏曰。匡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乃復除匡平州刺史。

梁普通元年魏

魏侍中元義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魏太傅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義恃愛驕恣懌每裁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弟為郡懌抑而不奏義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義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又厲聲止之懌曰汝欲反邪義曰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執懌騰稱詔集

梁普通二年魏

公卿議論懌大逆眾畏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義騰遂殺懌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飢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義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義為姨父義與騰表裏擅權義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威振內外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勞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元義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

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魏元。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元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元之妹夫也。元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元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儻。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不可。康生日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可也。太后自起。援帝下堂去。帝

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千牛刀斫之。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元所執。光祿勳賈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尉。太后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元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為司空。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以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卯癸

梁普通四年  
正光四年

柔然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之。不及而還。

先是柔然國亂。可汗阿那瓌奔魏。魏主立之為蠕蠕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不決。以金百斤賂元叉。遂聽北歸。勅懷朔鎮將楊鈞發萬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久為邊患。今茲喪亂。東身來歸。撫之可也。柰何救累世之勅敵。資天亡之醜虜。脫有顛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時柔然已立。婆羅門為可汗。阿那瓌懼不敢進。既而高車擊柔然。婆羅門亦奔魏。魏分柔然為二國。以處阿那瓌。

及婆羅門後一年。婆羅門復叛魏。討而執之。至是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求賑給。魏遣左丞元孚持節撫之。元孚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民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

初元。義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寵信之。其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驕愎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牧守令長。率皆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

殺鎮將。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南侵。遣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二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胡氏寅曰。元義好貨無厭。於是牧守長令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戒哉。

甲辰

梁普通五年  
正光五年

魏遣臨淮王彧督諸軍討拔陵。彧兵敗績。復遣都督

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討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敕勒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或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武川陷，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彧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尚

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李崇求改鎮為州，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羣臣皆以為然，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安王深皆受節度。

胡氏寅曰：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醫者治本而不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宦官劉騰為司空之時，好貨納賂，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此其携離之本也。比及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李崇之言，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已潰



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饕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其刑政。常有危亡之憂。不使至於無可柰何。至於無可柰何。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眾。魏遣兵討之。

魏自破六韓。拔陵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雲城內薛珍等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魏遣尚書元修義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之。

魏改鎮為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拔陵。魏主始思李崇之言。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

魏秀容人乞伏莫于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

榮。羽健之玄孫也。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

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往依之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

是歲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

任之

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

乙巳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皆平

魏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於隴口敗績尋莫折念生又遣其弟天生陷魏岐州殺元志軍於黑水

魏以崔延伯為都督討之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營爭逐之其衆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度乃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

魏元义解領軍

魏劉騰既卒胡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义亦

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知之。對魏主謂群臣曰。今  
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修  
道於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魏主及群臣叩頭泣  
涕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於嘉福殿。遂與  
太后密謀黜義。然魏主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言。  
皆以告義。義殊不以為疑。於是二宮無復禁礙。丞  
相高陽王雍雖位居義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  
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義之計。  
於是太后謂義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  
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義甚懼。乃求解領軍。許之。

梁遣豫章王綜總督衆軍攝徐州事

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義。以元順為侍中。鄭  
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

又雖解兵權。猶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  
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說之云。義欲害嬪。嬪泣訴  
於魏主曰。義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魏主  
信之。因義出宿。解義侍中。明旦將入宮門者不納。  
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義名為民。  
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寃。乞  
誅義等。太后命發騰墓。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

養子。侯剛亦坐黜。尋卒。唯乂以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順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太后猶未忍殺。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乃賜乂死。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慚而還。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

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初鄭儼為胡國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領嘗食與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徐紇諂事清河王懌。太后以紇為懌所厚。亦召為中書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神軌亦得幸於太后。亦領中書舍人。

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屢求邊任。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及在彭城。魏臨淮王彧兵逼彭城。乃密送降款於彧。遂夜投彧軍。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將士死者什七八。綜

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

西部鐵勒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出戰。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久之。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于謹言於深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威命。諭以禍福。庶幾可離。許之。謹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

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野毋  
切列河等將三萬餘戶詣深降深先據險要伏兵  
以待拔陵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深伏兵發  
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  
大破拔陵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  
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  
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分處之於  
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  
魏荆郢羣蠻叛魏討敗之

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西郢羣蠻皆反屯據險要道

路不通魏更以臨淮王或討魯陽蠻辛雄為行臺  
左丞趣葉城別遣裴衍王羆自武關出救荊州衍  
等未至或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  
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王秉麾關外見  
可而進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  
雄遂符或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敗走雄上疏曰  
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  
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  
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  
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

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慙久生  
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  
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扞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  
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  
然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  
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  
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  
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  
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丙午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八

起梁武帝普通七年魏孝明帝孝昌二年至武帝中大通四年孝明帝永熙元年

梁普通七年魏孝昌二年

魏以元順為太常卿

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詬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戮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

魏以榮為安北將軍。都督恒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不出。榮怒。襲執之。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在恒州。平城陷。岳奔榮。勝奔肆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為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 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

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以夏侯亶為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胡氏寅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蓋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才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

###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先是。魏柔玄鎮民杜洛周反于上谷。高歡等皆從之。魏以常景為行臺討之。至是。幽州民執景叛降。

于洛周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聚為亂。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疆暴息矣。不聽。

未丁

梁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

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為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胡氏寅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崔母一

申戊

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為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己而修德矣。

梁大通二魏孝昌四敬宗  
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詔而立臨洮王世子釗

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蓬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疆。劉貴。段榮。尉景。蔡儁。皆歸之。貴

屢薦高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竒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二人皆勸成之。遂舉兵塞井陘。魏主亦惡儼紇等。偏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至上黨。魏主復

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魏主。殺之。偽立皇子為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即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

更擇宗親。以承寶祚。肅宗在位十四年。年十九歲。胡氏寅曰。魏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皆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魏毒也。魏自亡爾。

魏爾朱榮舉兵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而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

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遣從子天光告之。子攸許之。榮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子攸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靈太后聞之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疾太后所為。皆莫肯言。太后乃用徐紇計。遣李神軌帥衆拒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渡河。會榮於河陽。濟河即位。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於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榮至陶渚。引百官集於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

朝臣貪虐。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元畧以下。死者二千餘人。

胡氏寅曰。胡后。魏之罪人。榮沈之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邪。魏之諸臣亦信有罪矣。然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慝。而擢其賢才。則五伯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仁亦甚哉。雖然。任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以少戒哉。

榮乃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殺魏主之兄無上王。

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於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尊號。若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命參軍劉靈助卜之。亦曰。未可。榮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乃復迎魏主還營。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其將況禮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時百官蕩盡。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洛中士民避竄。直衛空虛。官守曠

廢。榮乃遣使巡城勞問。於是朝士稍出。人心漸安。封劭之子韶為彭城王。榮因入見。重謝河橋之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熟寐。魏主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榮夜半方寤。自是不復宿禁中矣。

魏徐紇奔太山。鄭儼伏誅。

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為部下所殺。

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

滎女先為肅宗嬪。滎欲魏主納以為后。魏主疑之。

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胡氏寅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蠹也。反。猶背也。經。即常也。既已背常。能合道乎。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文之失。又何效焉。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原。魏子攸惑於邪說而不能辨。惕於疆臣而不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酉巳

梁中大通元年  
魏永安二年

魏王顥拔榮城稱皇帝

魏亂。北海王顥奔梁。梁立顥為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顥與慶之乘虛進拔榮城。有衆七千。遂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擒之。

軍 魏主子攸奔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為車騎大將。

魏主子攸將出。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乘虛深入。陛下若親帥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榮引。



通鑑纂要卷三十八  
兵進討。此萬全之策也。子攸遂走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迎魏主顥。顥入洛陽。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元天穆拔大梁。顥使慶之進擊大梁。下之。命黃門郎祖瑩作書遺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耻。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虎口耳。河南州郡多附於顥。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軍司崔光韶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衆皆是之。欣乃斬顥使。

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為天柱大將軍。

魏主子攸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想其風政。而顥遽驕怠。近習干政。自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於長子。子攸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顥既得志。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及

北金... 卷之二十一  
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顥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議還北。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顥。視公此舉。遽復引歸。民情失望。不若多為桴筏。間以舟楫。數百里中。皆為渡勢。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使爾朱兆與賀拔勝。縛筏夜渡。顥軍潰失。據帥麾下南走。慶之收衆結陳而還。榮追之。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為沙門。間行還建康。中軍大都督楊津迎魏主子攸於北邙。流涕謝罪。子攸遂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顥至臨潁。為人所殺。

### 梁主捨身於同泰寺

梁主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胡氏寅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為帝王。享天位。內蓄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兵。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舍乎。為佛之道者。淺深精

類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為已。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偏而不公。以之為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儒者棄而絕之可也。

戊庚

梁中大通二魏永安三主曄建明元年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太宰元天穆皆伏誅。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榮使其從弟僕射世隆攝選。啓北人為河南諸州。魏主未許。太宰并州刺史元天穆曰。天柱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魏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

朕亦須代。若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爾朱后性妬忌。數忿恚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魏主外逼於榮。內迫於后。恒怏怏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威。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元羅。膠東侯李侃。晞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主疑未定。而謀頗泄。人懷憂懼。武衛將軍奚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為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其疆。不以為意。九月。至洛陽。魏主即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

故忍未發。并召天穆。先是長星入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至是郎中李顯和語人曰。天柱至。那無九錫。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榮下人皆陵侮魏主左右。無所忌憚。奚毅見魏主求間。魏主知其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威告以毅語。及天穆至。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事不果。謀泄。世隆又以告榮。勸其速發。榮不聽。然預謀者皆懼。魏主患之。乃伏兵明光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告榮。榮遂與天穆俱入。溫子昇預作赦文。執以出。遇榮問之。子昇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即起趨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譟。百僚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奚毅將兵鎮北中城。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子長子。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晉陽而弑之。

世隆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敖曹從榮至洛。榮死。魏主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冀

州馳赴洛陽。魏主以乾為河北天使。敖曹為直閣將軍。使歸集鄉曲為形援。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郭下。魏主遣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人。與拂律等戰於郭外。不克。魏主集羣臣博議。皆惟

懼不知所出。散騎常侍李苗請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溺死甚衆。南援不至。苗赴水死。世隆亦收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大行丹谷。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位。曄。英之弟子也。世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微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羣臣有獻策者。輒勸勿納。又靳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仲遠陷

西兖州。賀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引兵向洛。遂涉河。騎叩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撲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至是兆留世隆鎮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遷魏主於晉陽。弒之。敬宗在位三年。年二十四歲。胡氏寅曰。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為強臣所立。未有

得令終者也。若使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審彼已。有不受也。受而足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榮養兵三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眾矣。雖為人麤暴。輕忽。去之甚易。而其族黨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為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為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兆及晉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紇豆陵步蕃大破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

召高歡并力。賀拔馬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詣歡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兆遂以其衆委焉。歡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

至。居無何。又請以并肆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

友辛

馬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  
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十萬歲。得伸  
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  
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  
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  
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  
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詣之。長史  
孫騰牽歡衣。乃止。

梁中大通三魏節閔帝恭  
普泰元王朗中興元年

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陵王恭

世隆兄弟密議以魏主曄疎遠無人望。欲立近親。  
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以元乂擅權。陽  
得瘖疾。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高祖猶  
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則  
天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彥伯潛往脅之。恭乃曰。  
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曄而立之。邢子才為  
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  
疆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事見  
魏甘露五年耳。魏主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  
為明主。初敬宗使史倅龍守大行。及爾朱兆南向。



通鑑卷之三十一  
十一  
件龍先降。兆遂乘勝入洛。至是世隆論件龍功。封千戶侯。魏主曰。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眾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

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結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魏以爾朱世隆為太保。

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為尤甚。所部富室。

多誣以謀反。沒其婦女財物。而投其男子於河。人畏之如豺狼。由是四方皆惡爾朱氏。而憚其疆。莫敢違也。

### 魏以高歡為勃海王

魏封歡勃海王。徵之不至。乃以為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 梁太子統卒

統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不蓄聲樂。

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謚曰昭明。

### 梁主立子綱為太子。封孫歡為豫章王。譽為河東王。啓為岳陽王。

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官監鮑邈之有寵於太子。晚而見踈。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為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

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華容公歡為嗣。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弘正以嘗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之義。執子臧之節。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尋以人言不息。封歡譽啓等以慰其心。久之。邈之坐事。法不至死。綱追思昭明之寃。揮淚誅之。司馬氏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竒邪之術。君子遠之。

###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歡將起兵。斛律金庫狄于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句奴別種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

通鑑纂要卷三十八  
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推歡。歡乃推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救勒酋長也。嘗為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魏廣宗王爾朱天光殺侍中楊侃。爾朱世隆殺司空楊津。太保楊椿夷其族。津子愔奔信都。魏揚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敬宗之誅爾朱榮也。

播子侃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乃逃歸華陰。至是天光殺之。時椿以太保致仕在華陰。津為司空在洛。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世隆遂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東西之族皆滅。魏主惋悵久之。朝野無不痛憤。唯津子愔適出獲免。往見高歡。泣訴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為行臺郎中。

魏高歡立勃海太守元朗自為丞相。敗爾朱兆等軍于廣阿。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為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以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衆彊。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禮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

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大破兆軍。

子士

梁中大通四魏普泰二  
興二孝武帝修永熙元年

梁以袁昂為司空

魏丞相歡克相州。魏主朗入居于鄴。

魏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

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

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為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使椿往邀之。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高歡出頓紫陌。高敖曹以部曲從。歡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乃於韓陵為圓陳。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敖曹將左。弟

岳將右。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斛斯椿入據河橋。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出走。擒之。送高歡。襲執世隆。斬之。侯景降於高歡。爾朱仲遠奔梁。歡還鄴。送度律天光至洛陽。斬之。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脩。自為大

丞相

魏主朗至邳山。高歡以為踈遠。使魏蘭根觀魏主。恭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大僕綦母儁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之。崔陵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恭於崇訓寺。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人有功而害之。不祥。椿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脩懷之。

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脩所親王思政見脩。脩懼曰。賣我邪。思政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歡乃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脩即位。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脩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殿。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以司馬子如為行臺尚書叅知軍國。未幾恭朗及東海王暉皆為魏主所弒。歡女立為后。恭立一年。年二十四歲。

魏大丞相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

高歡擊兆軍於武鄉。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

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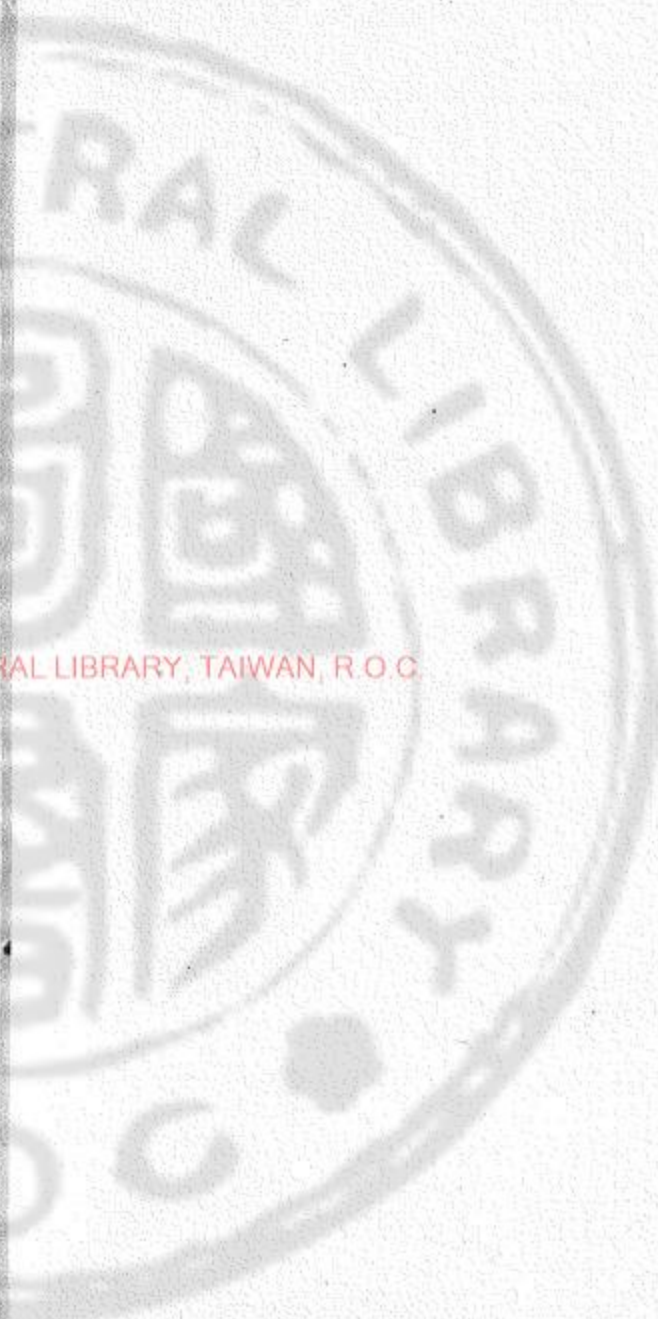
丑癸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九

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魏文帝大統五年  
定五年  
魏永熙二年

魏以賀拔岳為雍州刺史

初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將軍元毗王思  
政密勸魏主圖高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  
兵密與相結出其弟勝為荊州刺史欲以敵歡歡  
不悅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歡與景軟盟景還  
言於岳曰高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



秦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秦返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也。岳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以岳為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

甲寅

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為二凡三國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其軍。宇文泰討侯莫陳悅，誅之。遂定秦隴。魏以泰為關西大都督。

初，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疆，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如關中。悅既得嵩之言，果誘岳斬之，還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迎宇文泰而奉之。魏主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泰與悅書曰：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吾已發兵為賀拔公報讎，指日相見。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軍潰，縊死。泰入上邽，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高歡遣使甘言厚禮以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

通鑑卷之三十六  
州刺史梁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魏大丞相歡舉兵反。魏主脩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為大將軍。尚書令侍中封隆之。言於高歡曰。斛斯椿等必構禍亂。孫騰泄其言。椿白魏主。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增置勳府庶子騎官各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歡表云。臣為嬖佞所間。一旦受疑。陛下若

垂信赤心。願賜斟量。亟令廢出。魏主又以賈顯智為濟州刺史。蔡儁不受代。魏主愈怒。乃為敕賜歡曰。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庸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此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隆之孫騰逃去不罪。王若盡誠。何不斬送。魏主又以敕喻歡。令歸兵罷戍。送相州之粟。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以宇文泰為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為名。以高敖曹為前鋒。

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七月。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宇文泰以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降於歡。歡引軍度河。斌之與椿爭權。還給魏主云。歡兵已至。魏主即召椿還。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水名在河南府西。魏主西奔長安。歡遂入洛陽。遣婁昭高。敎曹帥勁騎追魏主不及。魏主糗漿乏絕。唯飲澗水。至稠桑。在

陽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始解饑渴。歡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於東陽驛。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先是熒惑入南斗。

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魏大丞相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

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魏主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社稷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遂立其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南走。歡追還之。善見即位。時年十一。高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范氏祖禹曰。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蚕食并冀。蹀血三十餘年。而國中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長。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宣武柔弱。孝明幼冲。母后亂於內。羣盜撓其外。禍始於大鎮。釁成於爾朱。國分為二。而亡。

矣。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苻姚略同也。

魏大丞相泰進毒弑其君脩

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殯於佛寺。在位三年。年二十五歲。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乙卯

梁大同元年 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 東魏天平二年

魏大丞相泰立南陽王寶炬

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濮陽王順。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泰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

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宇文泰用蘇綽為行臺郎中。居歲餘。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為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

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池在未央宮西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 梁侍中徐勉卒

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丙辰

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

東魏大丞相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東魏以為尚書令。京畿大都督。

梁以江子四為右丞。

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檢括。速以啓聞。

丁巳

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

梁脩長干塔

梁主脩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先是藏於塔中

今出之幸寺設無礙食。大赦

胡氏寅曰。佛固為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璣。附而生焉。名曰舍利子。云是精氣所結也。是物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生人。梁武敬信之篤。至幸寺設齋。冀得護持。然不免餓死。佛力果安在哉。

東魏大丞相歡侵魏。魏大丞相泰迎戰渭曲。大敗之。

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為逆徒。既而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魏大丞相泰擊破之。殺竇泰。歡別將襲魏洛州。執其刺史泉企。至是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歡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



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白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遣順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灑。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引兵會

之。李弼謂秦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趙貴。為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秦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度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秦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還軍渭南。所

午戊

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梁大同四魏大統  
四東魏元象元年

### 東魏改停年格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胡氏寅曰。停年之法。高澄尚知其弊。而通變之。况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梁大同五魏大統  
五東魏興和元年

### 梁以何敬容為尚書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為俗所嗤。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

姚氏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俗尚虛玄。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壺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永嘉不競。戎馬

生郊何國理之識見譏薄俗惜哉

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梁大同六年魏大統六年東魏興和二年

梁司空袁昂卒

昂遺疏不受贈謚梁主不許謚曰穆正

酉辛

梁大同七年魏大統七年東魏興和三年

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為疆國富民之灋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既而又益新制十二條

梁交州李賁反遣兵討之

交趾李賁世豪右仕不得志又有并韶者富詞藻詣選求官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與賁謀作亂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二人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梁主遣諮與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

戌壬

梁大同八年魏大統八年東魏興和四年

梁盧子略作亂。廣州參軍陳霸先討平之。

孫罔。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武林侯諮趣之。衆潰而歸。諮誣奏罔及子雄逗留賜死。子雄弟子略。及杜僧明。周文育等帥衆攻廣州。參軍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擊破之。擒僧明文育。霸先以二人驍勇過人。釋之。以為主帥。詔以霸先為直閭將軍。

癸亥

梁大同九年魏武定元年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大丞相泰帥軍應之。及東魏大丞相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出為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奚壽興典其軍事。仲密執之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為陳。泰夜襲之。歡正陳以待。黎明泰至。東魏彭樂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泰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明日復戰。泰為中軍。與右軍

若于

音惹奸虜復姓

惠名也

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

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走從者七人

東魏降者告秦以歡所在秦募勇敢三千人皆執

短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槊逐之馳數里槊刃乘

及歡氣殆絕段韶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

今日不執弓矢天也左軍趙貴亦戰不利東魏兵

復振秦與戰又不利遂遁入關

魏以侯景為司空

梁大同十魏大統十東魏武定二年

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甲子

敬容復為太子詹事嘗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

人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官

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胡氏寅曰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

佛敬容為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脩國

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儲君心知老莊之非又

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為戎豈小故也

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高歡啓以

宋遊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衆。歡與鄴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

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

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十一年東魏武定三年

魏作大誥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遣兵討李贲敗之

贲自稱越帝。梁遣交州刺史楊暕討贲。以陳霸先為司馬。定州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詭說留暕。

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定州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乎？遂勒兵先發。驃以霸先為前鋒，賁敗奔嘉寧城，圍之。既而賁復帥衆自獠中出，屯典澈湖。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復竄獠中。事在大元年既而屈獠洞斬賁。賁兄天寶收餘兵圍愛州。霸先討平之。事在太清二年

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琛啓陳四事：一曰：今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皆由使命繁數，黠吏因之，重為貪殘。雖年降復業之

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然。淫侈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且不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

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勅書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不宜自同闡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使者漁獵邪。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顧借成事。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不飲酒。不好音。朝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昔腰十

圍。今裁二尺。為誰為之。救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詭競求進。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又可法歟。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三年。後宮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祭祀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



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司馬氏。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因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然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豈不哀哉。

梁主敦尚文雅。踈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梁主年老。又持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丙寅  
梁主講佛書於同泰寺

梁中大同元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

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講。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

將成。值侯景亂，乃止。

### 梁以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為南徐州刺史。

胡氏寅曰：武帝從珍倫

為佛之道者，珍滅倫理。

之道，昧於君

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修，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綱若以幹蠱為任，起敬起孝，變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

莫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 梁以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

梁主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詧以梁主衰老，朝多秕不成粟也，政不成，遂蓄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己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東魏大丞相歡侵魏圍玉壁

在今稷山縣

不克而還

初魏以韋孝寬為并州刺史守玉壁。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本作鞬音步拜切。皮囊也。所以扇火。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

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召募敢斬孝寬者之格例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准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

律金作敕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尚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

丁卯

梁太清元魏大統十三年東魏武定五年

### 梁以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

初繹為荊州有微過。廬陵王續代之以狀聞。至是續卒。繹聞之喜。入閣而躍。屨為之破。梁主復以繹刺荊州。

###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

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馭軍嚴肅。聽斷明

察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並性適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遂卒。澄秘不發喪。唯行臺丞陳元康知之。

###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

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嘗言於高歡。願得

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所賜書。背請加微點。至是。景得書。無點辭。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為太傅。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刺史。潛遣兵襲西兗州。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高澄遣韓軌督諸軍討之。

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詐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

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梁主乃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桓和仁州。湛海珍等將兵二萬趣懸瓠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胡氏寅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諂以成之。悲夫。且正月

丙午高歡卒。而侯景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  
兗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  
丁和蓋已聞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  
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 梁主舍身於同泰寺

尹氏起莘曰。梁主至是三舍身矣。然其身猶在。卒  
莫之舍。舍於佛而佛不受。未幾遂舍於侯景。不惟  
舍其身。且併其子孫家國舍之。可哀也哉。

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命。  
魏師乃還。

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景。大敗。景  
以梁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  
韓軌等兵圍之。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  
城。賂魏以求救。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不若因機  
進取。即引兵自魯陽向陽翟。宇文泰聞之。遣太尉  
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潁川。韓軌等聞魏師將至。  
引兵還鄴。景欲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貴疑之。  
不往。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兵至  
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  
出屯懸瓠。今汝寧府地復使乞兵於魏。宇文泰使同軌

地名防主官名韋法保等將兵助之。召景入朝。景  
叛計未成。厚撫法保等。法保長史裴寬曰。侯景狡  
詐。必不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  
亦一時之功也。不爾。即應深為之防。法保然之。遂  
辭還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  
二鎮。景果辭不入朝。秦乃召諸軍還。以思政都督  
河南諸軍事。景遂決意降梁。雅仁遂入懸壑。高澄  
以書諭景使還。許以為豫州刺史。而還其妻子。景  
不聽。

梁遣貞陽侯淵明督諸將侵東魏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  
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  
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  
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曰。會理南康王何如。對曰。陛  
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會  
理庸懦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朱异。追還代之。  
東魏大將軍澄還晉陽。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勃海王入鄴。幽其主於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  
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  
高澄深忌之。始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魏主禮甚。



恭及澄當國。倨傲頓甚。使崔季舒察魏主動靜。澄嘗侍飲。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器等。謀誅澄。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之。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主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

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還晉陽。

梁堰泗水以攻東魏之彭城。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淵明。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景持角。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

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山名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遂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為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

乎

### 梁立元貞為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主魏。貞度江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辰戊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

起梁武帝太清二年魏文帝承天元年  
 靜帝武定六年至梁元帝承聖三年  
 齊文宣帝天保五年  
 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年  
 東魏武定六年



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眾潰走。襲據壽春。梁以為南豫州牧。

先是侯景敗慕容紹宗兵於渦陽。至是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景。景大潰。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氏寅曰。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勣。皆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豈

不明且驗邪

景既敗。不知所適。梁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常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景遂行。夜至城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受命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

閩外之略。若魏追兵至。河南見殺。君豈得獨存。縱存。亦何顏以見朝廷邪。黠乃開門納景。景以敗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

### 東魏求成于梁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高澄待之甚厚。侯景既敗。羊鴉仁亦還義陽。東魏遂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高澄數遣書求好於梁。梁未之許。澄謂淵明日。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賈賈季在翟。惡會士會居秦。

賈會俱春秋晉臣左傳趙宣子曰求盟請和冀除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

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  
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  
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豐隙已深今  
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  
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  
為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將許之傅岐曰侯  
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  
繫謝舉失兵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梁主從  
之復書曰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

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  
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  
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  
將士

尹氏起莘曰梁納魏叛臣侵其境土彼方忿梁不  
義興師問罪之不暇何事反乃求成此不待智者  
而後知其間矣梁臣傅岐輩非不發其姦謀而梁  
主曾不之悟遂墮其計中可謂至愚極謬之甚者

魏以宇文泰為太師

梁侯景反壽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梁皆與之。景請娶於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表疏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

時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如

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鄱陽

王範。密啓景謀。朱昇以為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朱昇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邪。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昇曰。景何能為。以使者付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乞控督江西。如不許。即帥甲騎向閩越。梁主遣使喻解之。景遂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昇。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昇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聞之。笑曰。是何



能為吾折箠管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禮散騎常侍裴之高為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

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為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景乃詐稱出獵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速趨建康。景以鐵為導引兵臨

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菽。密以濟景。景濟江。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遣舍人賀季勞景于板橋。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為帝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

軍人爭入武庫。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搗。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

在今上元縣東北

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正德之黨閉桁度景。正德帥眾迎之。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洵懼。石頭降景。景射啓於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則歛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梁主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

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為尖項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异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景為丞相。景軍中乏食。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

音本蒲

鍾。釜也

於山上起樓

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衆。賊復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為洪流。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遣司馬吳華。天門太守樊文皎。將兵發江陵。又遣世子方等。將兵入援。繹尋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景以書告城中士民曰。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梁將軍羊侃卒

城中益懼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

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粲至廬陵聞亂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湓城遣偏將見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至橫江粲即

送粮仗并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之粲仲禮遂與李孝欽羊鴉仁陳文徹合軍屯新林推仲禮為大都督仲禮以晦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

梁太清三魏大統十東魏武定七年

侯景襲梁援軍韋粲死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

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祭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祭營。左右牽祭避賊。祭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

### 梁中領軍朱异卒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卒。梁主痛惜。特贈僕射。

胡氏寅曰。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 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敕止援軍。湘東王繹次于武城。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剝以飼馬。軍士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眾亦飢。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伺其懈怠。擊之。景從

之拜表求和。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官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豈可為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質於景。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僕射王克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會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西昌世子或、衆合三萬至馬邛州。景請敕還南岸。太子從之。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乃因使

### 上雞子數百枚

胡氏寅曰：自佛以不殺為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信而行之，莫甚於梁武。果有報應福利，則梁之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八九。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功，果何在邪？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慤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

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也打取子馬也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梁主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景遂啓陳梁主十失。曰。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恠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漢光武時公孫述據蜀廢銅錢置鐵錢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讎父。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邵陵冠布邵陵豫章王綜其母告以故綜遂降魏民飢餒。笮融人姓名漢獻時為下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

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

豫章王綜其母告以故綜遂降魏

王綸嘗逢喪車奪孝子

服而着之匍匐號泣

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四

姚興之代也。又

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

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梁主覽啓慙怒。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探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

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為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為景所敗。景又求和。梁主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見景無去志。發憤責之。景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於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恤吏士。



其書佐董勛。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摛殷不害侍側。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

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景以詔命解外援軍。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刃欲入不得。景更以正德為大司馬。正德入

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景遣李賢明攻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暉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 梁主衍殂太子綱立

梁主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梁主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泣諫。梁主曰：若社稷有靈。猶當克

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六歲。景秘不發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為太子。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亂。道路斷絕。人至相食。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稻。填委溝壑。不可勝紀。

臣等謹按自古禍亂之起。多在繼世之後。不知創業之艱難。故也。武帝親創大業。而旋以寵信

非人。身蹈其禍。然則守成之君。可不戒哉。

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侯景殺蕭正德。

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

梁永安侯確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擊之。方等敗死。

盜殺東魏大將軍勃海王高澄于鄴。

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其實欲習勞也。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京屢自訴。澄一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一日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屏左右謀受禪。京進食。寘刀盤下。殺之。元康以身蔽澄。亦被傷而卒。洋聞。

之神色不變。入討羣賊。斬而鬻之。秘不發喪。勲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護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須臾而畢。東魏主聞之。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楊愔。守鄴。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

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隆之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奏暹及季舒過惡。鞭二百徙邊。

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暕。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鑒冠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暕書生不閑軍旅。或勸暕迎降。暕歎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暕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暕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胡氏寅曰。張嶷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救朝廷為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於生。則不能也。嶷可謂無負乎書矣。

梁岳陽王譽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譽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先是繹使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逆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岳陽王譽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眾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譽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

四尺。譽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崩

實例切

有舊。密

邀之。崩帥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譽母登城拒戰。譽聞之。遁還。岸亦走。繹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於繹曰。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繹不從。

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止無日矣。既而僧辯克湘州。殺譽。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霸先尋進軍南康。繹承制授霸先交州刺史。

庚午

梁太宗簡文帝高洋天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齊

代

東魏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

梁廣陵人來疑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

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勳為刺史。景尋陷廣陵。殺祖皓。屠其城。

魏師進次石城。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先是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譽乞師于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至是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譽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澣。居

出切水名北。繹請送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胡氏寅曰。湘東責魏助姪伐叔。是矣。已父被圍。餓死而不救。兄邵陵王綸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亡滅而不救。則誓何有於叔哉。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草木根葉食之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白骨成丘。侯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由是百姓不附。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為中山王。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擁兵而東。東魏進洋位相國。摠百揆。備九錫。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歛容曰。推挹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曄漢獻帝贊。求入與六官別。舉官皆哭。

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僚拜辭。遂遷于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齊王洋即皇帝位。于南郊。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封東魏主為中山王。

胡氏寅曰。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皂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放祿。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為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又聚貨受財。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為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



加豐。使其去來道塗。仰事俯育。昏嫁慶弔。無匱乏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立蕭督為梁王

魏人欲令岳陽王督發哀嗣位。督辭。乃遣使冊命督為梁王。建臺置百官。

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侯景兵襲之。綸遂奔齊。齊以為梁王。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遣其子

磧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磧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為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于齊。綸後為魏所執。殺之。投尸江岸。

侯景自稱漢王

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 侯景殺梁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康空虛。與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王偉。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以告偉。偉收會理等殺之。梁主既立。景防衛甚嚴。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講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賁為竟陵王。子邕為隨王。賜姓侯氏。

### 魏初作府兵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官廢。大統以來。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八人為之。謂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摠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

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為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

未年

梁大寶二魏大統十七齊天保二年

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魏主在位十八年。年四十五歲。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繹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

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蒨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繹遣胡僧祐援巴陵。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據白壻待之。僧祐由他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擊約。約兵大潰。擒約送江陵。

景焚營遁約至。繹赦之。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執之。

圓正。武陵王紀之子也。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衆。自此起矣。

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為帝。後納溧陽公主。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

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殺哀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景迎豫章王棟立之。棟

歡之子也。太尉郭元建謂景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自危必矣。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景使使殺南海王大臨等。

### 侯景弒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弒梁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儁、王脩纂進酒。太宗知將殺已，盡醉而寢。儁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殞。在位三年。年四十九歲。

### 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即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

譟而上。封梁主棟為淮陰王，鎖於密室。景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 齊主洋弒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之嘗飲食，護視之。至是，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王殺之，并其三子。謚曰魏孝靜帝。葬於鄴西。後忽掘而投之漳水。孝靜在位十七年。年二十八歲。

梁世祖孝元帝繹承聖元  
魏主欽元齊天保三年

### 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湘東王始命僧辯等東擊侯景。諸軍發尋陽，舳舻

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  
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  
慷慨。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戍。克之。僧辯等至蕪  
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  
至姑孰。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鵠止遙切船力鳥切船船小  
船名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  
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  
歸路。合戰中。江子鑒大敗。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  
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  
陳霸先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

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  
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  
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  
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官  
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  
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  
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  
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  
刀。左右衝陳不動。衆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  
與其黨數人東走。欲就謝朓仁於吳。僧辯不戢軍

士。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明日乃命侯瑱等帥精甲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於湘東王。且迎都建業。不許。景黨郭元建等皆請降。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之。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遂皆降。齊獲王偉送建康。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

何以為禮。王曰。六門建康臺城有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

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摎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崩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事已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沉於水。

梁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財用器甲殷積。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湘東王繹於兄弟行。文士豈能匡濟。長史劉孝勝等勸紀稱帝。紀

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已瑞。遂即帝位。立子圓照為太子。司馬王僧略參軍徐怵固諫不從。

### 侯景伏誅

謝朓仁聞侯景敗。欲北出候之。其黨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瑱追及景於松江。進擊敗之。擒彭儁等。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鷗為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于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潁陽公主亦預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趙伯超謝

朓仁皆降。王僧辯并王偉等送於江陵。始葬簡文帝。號其廟曰太宗。

梁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偉等伏誅。

湘東王誅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朓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

###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弊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



者細揚悖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也。家世閎也。積功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 梁主繹立

梁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王遂即位於江陵。是日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

西癸

梁承聖二魏主欽  
二齊天保二年

### 魏太師秦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迴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為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梁主甚懼。與魏書請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遣迴自散關伐蜀。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譙淹還軍救蜀。迴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迴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迴圍之。譙淹遣兵赴援。迴擊破之。紀至巴東。

知侯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已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遂至西陵。軍勢甚盛。陸法和築二城於硤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梁主拔任約於獄。使助法和。紀築連城。攻絕鐵鎖。梁主復拔謝荅仁於獄。配兵使助法和。

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侯叡與陸法和相拒。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梁主不許。謝荅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下圓照等於獄。絕其食。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宗慄、劉  
穀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  
悔無及也。」梁主令朝臣議之。時羣臣多荊州人，皆  
曰：「東下非計。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  
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於梁主曰：『建  
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  
勿疑，以致後悔。』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  
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  
先復還京口。

胡氏寅曰：「荊州為用武之國，何不可都之有。然於

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

文弒殞，所當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糞除禘

百彭切

他周切

修之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

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能宴安而處矣。

今也孝誠不昭，義聲不播，第欲保其故有，偷為尊  
顯，率此為道，雖使據百二之勢，其為人圖取，殆不

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梁承聖三魏恭帝  
廓元齊天保五年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復姓拓跋氏。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宇文泰。臨淮王

通鑑纂要卷四十一  
育。廣平王贇垂涕切諫。不聽。秦諸子皆幼。以諸婿為心膂。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由是魏主謀泄。秦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秦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為九十九姓。士卒亦改從其姓。魏主在位三年。梁以王僧辯為太尉。陸法和為司徒。梁以陳霸先為司空。魏宇文泰弒其故主欽。梁以王琳為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啓求入朝。梁主徒勃為晉州刺史。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梁主講老子於龍光殿。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

初。散騎郎庾季才言於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

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使王琛使魏。于謹至樊鄧。梁王咨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楚。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為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瑒

帥程靈洗等為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出城行柵。挿本為之。周六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徵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魏人百道攻城。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厲將士。明行賞罰。衆咸

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等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顛可為都督。梁主不用。更奪其兵。及僧祐死。乃用之。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于謹徵太子為質。梁主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梁主遂白馬素

衣出門。登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梁主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獄中死囚常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梁主不許。悉令梟殺之。事未成而城陷。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良等。于謹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繹在位三年。年四十七歲。

司馬氏光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

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為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

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魏取襄陽。徙梁王。晉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魏立晉為皇帝。取其雍州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晉也。初。魏師未還。晉將尹德毅說晉曰。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

服濟江。入踐皇極。畧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答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起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  
六年至陳宣帝大建二年  
帝天和五年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  
後梁中宗宣帝蕭啓天定元年二齊天保六年  
凡四國

梁王啓始稱帝

梁王啓即位改元於江陵。是為後梁。賞刑制度並  
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  
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  
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梁王方智立



晉安王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梁王僧辯奉貞陽侯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

初齊遣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使邢子才與僧辯書曰。嗣主冲藐。未堪負荷。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卿宜迎接。僧辯不從。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敗死。僧辯大懼。出屯姑孰。遣使奏啓於淵明。定君

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復立方智。稱藩于齊。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去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顛屢諫不聽。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雙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

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聚金帛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人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恠也。安都引舟艦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願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見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

而竟無齊兵。前青州刺史程靈洗帥兵救僧辯。力戰軍敗。久之乃降。霸先義之。淵明遜位就邸。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於齊。封淵明為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噉達。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疆。請盡誅鄧叔

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梁太平元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太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建安公淵明卒。

梁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初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討之。譙秦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石頭。以叛。齊遣兵援之。霸先及齊人戰。齊兵大敗。徐嗣徽任約奔齊。齊遣儀同三司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次于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霸先召周文育與徐度。杜陵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青墩以斷文育歸路。

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磻。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齊兵進及兒塘。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齊兵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軍殺馬。驢以食。至玄武湖西北。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菑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

陳舊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徇。追奔至于臨沂。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唯任約、王僧愔得免。軍士以賞俘買酒。一人裁得一醉。

梁以侯瑱為司空

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世子覺嗣。

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至是北度河。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疆。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尋自為周公。

梁太平二魏恭帝二齊天保八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周孝愍帝宇文覺元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周公覺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

以魏主詔奉冊壘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周公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司馬氏光曰。後魏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荆豫。擢赫連。開關中。鳥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

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社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禮樂文采。蔚然可觀。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氏淫恣。綱紀大壞。民怨盜起。於是尔朱榮乘之。而興晉陽之甲。后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收。况庸

君乎

周大司馬護殺冢宰趙貴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殺貴。免信官。

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

周冢宰護弒宋公

謚曰魏恭帝。在位三年

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冢宰護弒其君覺。立寧都公毓

周主覺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久居權要。亦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於外。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王乃止。鳳等懼。密謀刻日誅護。光洛又以告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執鳳等。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

宮人執兵自守。護遣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召公卿議廢王為略陽公。尋弒之。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誅。孝愍帝受禪一年。年十六歲。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葉氏適曰。梁樹本根。比宋齊為厚。所以速亡者。武



帝納侯景。一失也。元帝能克景而不歸建康。二失也。王僧辯畏齊立貞陽侯。陳霸先因之而起。三失也。或謂元帝猜險。非繼世之君。其理則然。然使即歸舊邦。僧辯霸先。當無異志。而並獲其用。北人不能徑渡。必不身遭屠戮。僧辯之心。固不在篡。梁若不立君為舉。慕霸先雖姦凶。無自而發。梁祚尚可延也。十年之間。積三大失。而國安有不亡者哉。

庚戌

陳永定一周明帝  
二齊天保九年

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遣使乞師于齊。

先是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

遂克江州。至是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以魯悉達為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余孝頃遣說琳曰。周迪黃法氈音衢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樊猛。李孝欽。劉廣德。將兵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

齊納梁永嘉王莊子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

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謚曰梁敬帝。在位三年。年十六歲。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湏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湏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齊主褻黷之遊。遍於宗戚。

唯至演第則不適而去。僕射崔暹屢諫。演深愧謝之。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唯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

陳永定三周武成  
元齊天保十年

周王賜處士韋夔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儁入見。夔，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夔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後宮無金翠之飾。在位三年，年五十七歲。至是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疆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戶板切。南皖在今舒城縣。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

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曰。皇后出壘。是日即位。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胡氏寅曰。陳高祖雖享國日淺。其過舉亦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為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然後治道可立。豈可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其事五六武夫。而能開物成務者哉。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 齊主滅元氏之族

齊主盡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唯元蠻元文遙等數家獲免。

胡氏寅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 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

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 齊主洋殂。太子殷立。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願。受遺詔輔政。殂於晉陽。在位十年。年三十一。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庚辰

陳世祖文帝。齊天嘉元。周武成。二齊主。設乾明元。肅宗。孝昭帝。齊皇建元年。

### 梁丞相王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先是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丑亮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東下。至淞口。侯瑒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西岸。為之聲勢。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瑒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瑒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

瑱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奉莊奔齊。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仍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中山太守陽休之謁演。演

不見。休之謂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士。猶恐不足。主何疑而拒客邪。晞乃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幾。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它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齊主還鄴。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怨愔。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每曰。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婁太后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

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湛伏家僮數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毆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演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

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伏。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令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婁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

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况此漢輩。但旬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閣。斬娥永樂。婁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摠機務。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周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周明帝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饘。鎚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

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在位四年。年二十七歲。邕即位。性深沉。有遠識。

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陳天嘉二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

周太師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主演弒濟南王

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

巴辛



壬午

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演立一年。年二十七歲。

陳天嘉三齊河清元周保定二後梁世宗臨天保元年

後梁主瑒殂。太子歸立。

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徧隘。邑居殘毀。爵爵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癸未

陳天嘉四周保定三齊河清二年

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馬。周主立於斧戾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以醕。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

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胡氏寅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

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

### 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

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朝廷肅然。

### 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為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

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于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為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道寺少主。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陳天康元周天和元齊天統二年

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與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

成王頊尚書素樞。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司馬氏光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辯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

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 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疑官中職名。猶檢察閨闈者也。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在位六年。

臣等謹按。古者明目達聰。所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如陳文之明察。徒自勞耳。而無補於治。人君不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其可哉。

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曰。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書詔薄木板也。易營。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

### 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

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初陳高祖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委任甚重。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為朝野所屬。忌之。與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東宮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遷東府。經理州務。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開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人。

家翁其可得邪。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暹亦被誅。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韓子高與仲舉通謀。未發。仲舉既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頊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以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師知子高

之謀。伯茂預之。項恐其扇動中外。使居禁中。  
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輓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子戊

陳光大二年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

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篡。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寘諸別館。使盜殺之。伯宗在位三年。

齊主湛殂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

丑巳

庚寅

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至尊年必恐王公有貳心者。欲盡追集。然後議之。士開素忌太尉趙郡王夔。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且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它變。士開乃發喪。世祖驕奢淫佚。立五年禪位。年三十二。

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  
周天和四齊天統五年

### 陳主頊立

陳太建二齊武平元年  
周天和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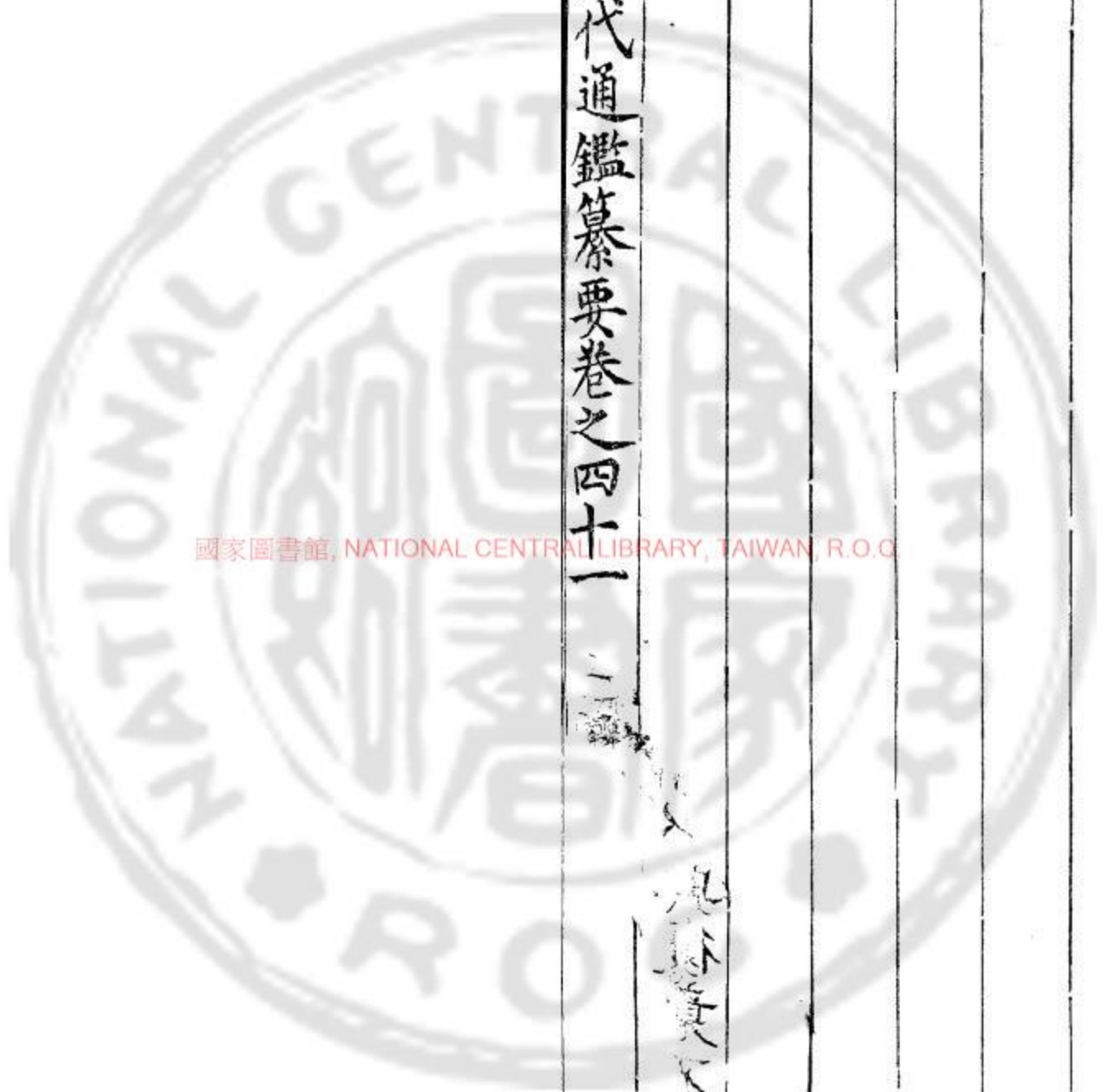
### 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沈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二

起陳宣帝太建四年齊後主武平三年周武帝建德元年至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三年

齊以祖珽為僕射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  
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於宮闕諸子僚  
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  
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  
天道何如對曰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踈之。衛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官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主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召官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

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叶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钵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

汗

癸巳

陳太建五年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陳將軍吳明徹將兵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  
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眾  
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推之僕射徐陵獨  
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  
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忌  
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眾伐

齊明徹出秦郡黃灋麤出歷陽齊人議禦陳師開  
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  
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  
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  
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  
灋麤擊破之齊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  
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破胡  
人品玉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  
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  
舊將將之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

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嘆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後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使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發弓未發，摩訶擲銃。音銃，如短兵也。形如小盤。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

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灋氈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 周太子贊納妃楊氏

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官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歛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為

右官正。周主嘗問其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左右。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腫泄。死者十六七。齊皮景和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攻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故將卒見者皆歔歎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之。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

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陳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淮陰。朐山。濟陰。濟南。徐州等城。陳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於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輜輶車以葬之。

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

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胡氏寅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

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與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胡氏寅曰。物壞則蟲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

作三綱淪九法數。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能遏矣。周武奮然攘而闢之。其意善矣。然終不能絕。何也。曰。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况繼以嗣子之狂昏哉。

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疑滯。人皆悅服。

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建德四年。

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盛脩宮苑。窮極壯麗。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脩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多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命邊鎮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

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為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者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䟽陳三策。其一日。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鵝。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鵝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



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豐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其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翹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豐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 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胡氏寅曰作為奇巧以蕩主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削去官任以戒中外恐猶不能絕也今徒費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

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爾則亦何所憚哉。

周主伐齊。克河陰。攻金墉。不克而還。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駟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它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

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丙申

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  
周建德五年

周遣其太子贊伐吐谷渾

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軍還。長安。大將軍王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

蘇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宮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太子畏懼。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以問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實

非所宜。後因內宴。將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周主問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周主責孝伯曰。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周主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虜三字本姓楊如魏恭帝賜今姓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懼。深自晦匿。周主深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贇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齊王憲亦言

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主以問畿伯。下大夫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是守節人耳。胡氏寅曰。贊之不才。世祖知之矣。若為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弱。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弗然之意也。吁。亦蔽矣。

周主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先是周主伐齊。取平陽。齊主攻之不克。至是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諸將多不願行。周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於是自將伐齊。周主至晉州。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莫使至。

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周主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周主還長安。明日下午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於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

家去。大家去。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入晉陽。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速收遺兵。背城死戰。齊主欲向北朔州。遂奔突厥。周師至。齊主以安德王延宗為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主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并州將帥請於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

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齔石以禦敵。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入之。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

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居諧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王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勳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宦官荀子溢猶縱暴民間。勳將斬之。或請勳曰。獨不慮後患邪。勳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

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吾無恨矣。齊主引諸貴臣問以禦周之策。高勣曰。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

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

齊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

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緯。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關。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千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

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為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司馬氏光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孝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慙。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雋材。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殞身於奴隸。文宣淫酒殘暴。甚於桀紂。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鄰敵。

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武明達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剪忠良。信用讒邪。十有三年而亡。已為幸矣。

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潛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在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潛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憲與潛戰破之。執潛及孝珩。



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司馬氏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它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臣等謹按周主毀宮室之壯麗蓋示子孫以儉約也天元繼之窮奢極麗即至於亡世之不能守成業者豈好亡而惡存邪亦不知所監而已

周省後宮妃嬪之數

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詔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

晉范陽王高紹義稱帝于北朔州

營州刺史高寶寧自黃龍勸進於高紹義紹義稱帝以寶寧為相突厥舉兵助之既而紹義入幽州

周人擊之。紹義奔突厥。

陳太建十年  
宣政元年

周上大將軍王軌攻彭城，獲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蕭摩訶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帥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弟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

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眾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暎全軍得還。明徹憂憤而卒。

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襖髮，仍裁為四脚。

胡氏寅曰：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周家紗襖，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

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立制。亦何獨冠為然哉。

### 周主邕殂太子贇立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殂。年三十六歲。太子即位。即暹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超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

### 周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陳太建十一年周宣帝贇大成元靜帝開大象元年

### 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周主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懼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

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經踰年。即恣聲樂百戲。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沈湎。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與櫬空棺也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官。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為朴。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

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滅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 周主贊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旂。皆倍常制。以罇彝瓚。飲食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遊戲不

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周主贊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

周主贊立五后

陳太建十二年  
周大象二年

周主贊殂。隨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

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

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竒堅相表。傾心相結。會天元將遣譯攻陳。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譯因請令堅行。天元從之。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屬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冲。以堅有重名。遂與譯及御史大夫柳裘。韋暮。御正下士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

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年二十二。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合膺重寄。公等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堅恐諸王在外生變。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朱氏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為尼。以楊堅

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堅使邢

羽俱切

公楊惠謂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以問德林。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堅從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與丞相府宿衛。

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內史下大夫高頴。明敏有器局。善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遣楊惠諭意。頴欣然許之。曰：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乃以為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因說之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當大事。今羣情尚擾。宜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戶頂切舉兵相州討丞相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拒之。

先是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

韋孝寬為相州總管。赴鄴。迥知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迥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

堅以鄖音雲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迴。初天元使楊尚希撫慰山東。三桓州聞天元殂。謂左右曰。蜀公將有它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遁歸長安。堅遣鎮潼關。

###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應相州

勤迴之弟子也。舉兵應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申楚潼兗州蘭陵亦應迴。迴遣將取建潞圍恒沂。拔曹亳。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

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熨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

### 周丞相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 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坐戶側。酒酣



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李圓通嘗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丞相堅遣司錄高頴監相州諸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

在武陟縣

諸將請先攻之。孝寬

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

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字文忻，崔弘度並受迴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卽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

道全身馬口一  
二  
為之節度。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頰請行。堅喜遣之。頰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

### 周尉遲迴兵敗自殺

高頰至。為橋於沁水。尉遲迴之子魏安公惇軍沁東。於上流縱火棧。頰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頰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

於城南。勤帥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堅之初得政也。待劉昉鄭譯甚厚。言無不從。及辭監軍。堅始踈之。以頰代昉為司馬。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

譯。譯懼求解職。

周丞相堅自為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陳太建十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

隋王堅稱皇帝。

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

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

晉徐廣為秘書監。恭帝禪位於劉裕。廣流涕哀慟。

情類楊彪。

漢楊彪為大尉。司空。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擊不復行。

竇毅之女聞

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竒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昉之子也。司馬氏光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為衆

通鑑纂要卷四十一  
二十七  
所棄。一旦除之。若撥麴振稿。可謂知柔知剛智勇  
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  
守。士卒不戰。數日之間。縛其君臣。致於鼓下。使有  
周之境。東漸于海。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  
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竒譎。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  
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  
與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

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  
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  
漸。不可開其源也。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  
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  
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隋主嘗合止利藥。須胡  
粉一兩。求之宮中不得。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  
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外家呂氏  
素微賤。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永吉。  
乃追封外祖為齊郡公。以永吉襲爵。

隋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胡氏寅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猶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竒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

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徵蘇威為太子少保。

威。綽之子。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尋以為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

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隋主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威與高頴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與謀。盧賁。劉昉。元諧。李詢。張賓等。謀黜頴。威五人相與輔政。謀泄。昉等委罪於賁。賁。公卿奏二人當死。隋主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

而民

主堅弒介公闡

謚曰周靜帝。年九歲。

隋僕射高頴督諸軍侵陳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於齊律。頴而不要。隋主命高頴。鄭譯及楊素。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鞞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二。

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隋

主歛容謝之。原所笞者

隋以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自彥光為著帽錫。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

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陳太建十四  
隋開皇二年

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

叔陵。陳主之次子也。性苛刻。狡險。好發古冢。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之。中項悶絕。柳后來救。

又斫之。叔堅手搯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即位。陳主頊在位十三年。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蒞方面。盛選。



僚佐以王韶李雄李徹總晉王府庫事元岩為益州長史韶雄岩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為不法韶岩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閣切諫二王甚憚之

### 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陳後主叔寶至德元隋開皇三年

###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丈周末權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 隋詔求遺書

日錄身要卷四十二  
三十三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隋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初。隋主既立。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讐。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患之。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事在元年既而突厥數入寇。隋主下詔曰。往

若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總管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潛遁。其軍無食。粉骨

通鑑纂要卷四十二  
三十四  
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出盧龍塞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 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

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 隋更定律。置博士

隋既頒律令。蘇威屢欲有所更易。李德林曰。脩律令時。公何不言。令既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至是。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乃敕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負。

###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陵。及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刺史和干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隋主善之。干子竟免。彧見隋主勤於職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

日盱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彧又奏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然燈遊戲。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間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無益有損。請行禁斷。詔從之。

皇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甲辰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三

起陳後主至德二年隋文帝  
皇四年至隋煬帝大業三年

陳以江總為僕射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  
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翫瑰麗近古未  
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  
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復道往來  
以官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大略皆羨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又有厭魅之術。置淫祠宮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

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較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歛無厭。士民嗟怨。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

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陳至德三年隋開皇五年

隋初置義倉。貌閱戶口。作輸籍法。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胡氏寅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

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史。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餽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劭農之法。輔以揀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

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



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隋主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杜氏佑曰。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姦偽允滋。高頴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上。蒙輕賦之征。蒸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頴之力也。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縉

音再

縉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縉。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縉下獄。縉於獄中上書曰。夫君

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縉言及之。

丙午

陳至德四隋開皇六年  
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陳以江總為尚書令

丁未

陳禎明元隋開皇七年  
是歲梁亡凡三國

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巖弟瓛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頴安集遺民拜梁王琮柱國賜爵莒公

隋明二隋  
皇八年

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恠人妖。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陳主廢其太子胤。立子深為太子。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